

街面忆往

袁家胡同的碾坊、磨坊和井

民俗采风

王吉永

我出生在小海阳袁家胡同，小海阳即今天的南大街东起四德街路口（现泰丰商厦）、西至毓璜顶西路路口（现中心大酒店）的路段。

早年的南大街，是由四段路组成的，最东是南大道，向西依次是小海阳、中海阳、大海阳，每个路段都有小弯和小坡，除了南大道路面稍宽一点，其余路段都很窄。我在袁家胡同生活了20多年，直到结婚后才搬走。

袁家胡同位于小海阳路南，是一条死胡同，老烟台人通常把那些只有一个出入口的胡同称为死胡同。袁家胡同的胡同口通向小海阳，整体呈南北走向，往里走到一半时，胡同向东拐了一个近乎直角的弯，方向变成东西走向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把那段南北走向的胡同称为外胡同，拐弯后那段东西走向的胡同称为里胡同。

我家住在袁家胡同2号，属于外胡同，走不了几步就是小海阳。小海阳的路南和路北岔出很多胡同和巷子，路南由西向东依次是袁家胡同、于家胡同、纯仁巷……路北向东依次是隆盛巷、王家头条胡同、王家二条胡同、王家三条胡同。

路北的隆盛巷和王家头条胡同之间有一条很奇特的巷子：它与小海阳是平行走向，但却不在同一个平面上，它比小海阳低了足有3米多！巷子两端有缓坡可通往小海阳，由于地势比小海阳低得多，人们将这条巷子称为“下堰子”。也许是叫习惯了，我从来没听说“下堰子”还有第二个名字。

在“下堰子”路南有一间单独的破房子，门窗全无、透风漏气，屋内除了一盘敦敦实实的大石碾什么也没有。小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大家伙是干什么用的，后来几个比我大的孩子告诉我，那个房子是碾坊，人们可以进去碾米，但我却从来不敢自己单独进去，总觉得有点恐怖。

上小学后，我不再望着碾坊害怕了，和同学们玩捉迷藏时，我敢蹲在大碾盘下面，让同学好半天找不到。但我一直没见到这个庞然大物是怎么碾米的。直到有一次，奶奶领着我去西南河粮食市场买高粱米，那时粮食市场卖的高粱、谷子、稻米，都是带皮的原粮。奶奶要回家拿点东西，让我把高粱米直接背到碾坊等她。在等奶奶时，我仔细观察大石碾，发现它分上下两部分，上面部分是可以转动的，主要由石头制的碾碾子、木头制的碾框子和铁制的碾管芯组成。下面部分比较简单，就是用大石头支着一个直径两三米的大碾盘。碾盘中心位置，固定着一根一米多高茶杯口粗的圆铁柱，这就是碾管芯。

碾框子是用粗重而结实的木头做的，形状就像一个方方正正的大“口”字，只是两边的竖划分别向两端延长了一块。碾碾子固定在碾框中

央并能转动，因为碾碾子两端的圆心有两个凹进去的小铁窝，在碾框子的中间位置，有两个圆柱形铁棒与小铁窝相对，凹凸相扣，使碾碾子在碾框中转动自如。

我好奇地推着碾框子，让空碾在碾盘上转了一圈后，突然觉得大石碾的转动，很像几天前爸爸给我讲的“地球的运动”啊！当人们推动大石碾转动的时候，碾碾子如同地球一样，既要自转又要围着碾管芯公转。

正当我浮想联翩时，奶奶拿着一把小笤帚、一个用条子编的小簸箕和一根比我还高的圆木棍进了碾坊。奶奶先是用小笤帚把碾盘打扫干净，把高粱米均匀地倒在碾盘上，然后让我把那根长木棍（也叫碾棍）插在碾框子末端的孔中。我用力地推着碾棍围着碾盘走起来，就这么推着大石碾不知走了多少圈，累得开始出汗了。这时，奶奶看了看高粱米，发现已经脱皮了，她疼爱地说：“大孙子，快歇歇吧！高粱米轧好了。”我抹了一把汗，心头不由得惊叹祖先的聪明才智，他们几千年前就能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实践中，发明出这么实用而简单的碾米机械。

从袁家胡同口向东、小海阳最北面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还有一间比碾坊更破旧的房子，地方不大，只有一盘用大石头支着的磨。我刚上小学的时候，曾跟着妈妈去磨过一次玉米面。

第一次走进磨坊的时候，只见两扇像大火烧一样圆圆的大石磨摞在一起，我真担心上面那扇大石磨被推下来。我一边看一边问妈妈，妈妈说：“下面那扇大石磨中心有个磨轴（也叫磨脐），上面那扇大石磨中心有个磨孔，磨孔与磨轴紧紧扣在一起，所以不用担心上面那扇大石磨会被推掉。”

上面那扇大石磨的侧面各有一个酒杯粗的圆孔，都安有一个很结实的木头把。妈妈把两个固定长度的绳子扣，分别套在大石磨的两个木头把上，然后把推磨棍从绳子扣中穿过去别在大石磨上，与我一人一根磨棍，一起推了起来。推磨的时候上面那扇大石磨转动，下面那扇大石磨固定在磨盘上。玉米面从两扇大石磨的缝隙中，像雪末儿一样飘落下来。磨了一段时间，妈妈就往两个磨眼里添加玉米粒。刚磨出来的玉米面很粗，要反复磨几遍才能磨得细一点。最后，妈妈还要用面罗把玉米面中的玉米皮筛出来。这是我70多年来，唯一一次经历了磨玉米面的全过程。

有一天，我正打算和两个同学到磨坊附近玩捉迷藏游戏，却看见上面那扇大石磨，被抬到一个笨重的木架子上，一位石匠一锤一锤地在磨盘上铲沟。我好奇地问旁边看光景的老人，老人讲：“这叫石匠锻磨，不叫铲沟！磨用的时间长了，磨损严重，要请石匠重新锻一遍。锻完的磨和新

买的磨一样，磨起面来很快。”

后来，粮食市场开始卖玉米面、高粱面等成品粮了，我和妈妈以及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用去磨坊磨面了。那间小破房子愈加显得破败不堪，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。长大升学以后，我再也没去过磨坊，久而久之竟把磨坊给忘了。当我再想起磨坊的时候，不知什么时候它已被拆除了。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，老烟台没有自来水，吃水要么向送水的买，每担四毛钱，要么到有甜水井的地方，花一分钱自己压水挑回家。我只知道位于南湾街（今南洪街）中部路北那家大院里的机器压井是甜水井，算是距我家最近的，挑一担水仍要走好长时间，而且越走越累。

那时甜水在家里只是用来做饭和饮用，刷锅、刷碗、洗菜都舍不得用甜水，洗衣服头几遍用凉水。因凉水含杂质较多，洗完衣服后还要用甜水再冲洗一遍，否则衣服穿在身上会返卤。那时，每家每户都是两口水桶，一口盛甜水，一口盛凉水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的甜水多是买送水的，凉水则是爸妈下班后去挑的。在袁家胡同斜对面隆盛巷的南口，有一口凉水井离我家最近。随着我逐渐长大，便自觉接过了爸妈挑凉水的任务，一开始只能挑两个半桶。那时候我还不太会挑水，用小水桶挑水，一次不管挑多少都倒进大水桶里，只要两个水桶都够半桶就可以了。

因井台附近石头铺得凹凸不平，加上有人在井台上洗衣服，污水就近倒在地上，路面滑腻。有一次，我挑着水脚底一滑，狠狠地摔了一跤，老半天都没爬起来，水全洒了，我的衣服也全湿了。回家后，爸妈和奶奶见我一副狼狈相，心疼地说：“以后不要到隆盛巷那口井挑水了，等明年你再长大一点，可以到老菜园那口井挑水。”老菜园那口井，位于毓璜顶西路与中海阳路口的西南角，距我家也不算远，水质好过隆盛巷的。那里住着个种菜的老人，把井台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只是老菜园那口井深，挑水费力。第二年，我很快学会了挑水，在老菜园只挑了一年多水，市区就通上自来水了。

1956年，烟台市区通上了自来水，这可是市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啊！在袁家胡同口对面偏东一点，大体在原来磨坊那个位置建了一个灰色的小木头房，设有一个公用水栓由专人看管，每担水收一分五厘钱的水票（一年后改收一分钱的水票）。有了自来水，居民们再也不用挑甜水、挑凉水了，再也不用准备两口水缸了，因为自来水是甜水！

几千年来在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碾坊、磨坊和井，都完成了它们的使命，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我们一代又一代人，就是这样向着幸福、向着美好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走向未来。

记忆中的海岛年味

吴刚

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自幼生活在海阳渔家村，耳濡目染了渔家的一些生活习俗、风土人情。

渔村忙年有很多程序，过完腊八要扫灰、劈柴等。扫灰要选个好日子，先到灶王爷处扫三笤帚，然后把家里上下都打扫干净，大冬天的也要开窗通风，虽然冻得上牙磕下牙，也得挺着。当天还要晃汤喝，名曰“汤汤起”，正月就不能再晃汤了。腊月十七到腊月十八要准备过年吃的：蒸饽饽、蒸豆包、炸花鱼、包包子，要提前压好面条。腊月廿三是小年，快辞灶了，油灯下妈妈哼起那首歌谣：“辞灶年来到，闺女要花儿要炮，老头要顶红缨帽，老婆要双白裹脚。”辞灶这天要放鞭炮，送灶王爷上天，还要吃饺子；到了腊月三十，首先“烋粽子”，上午贴春联、贴福字，傍晚准备好过年的新衣服，大年初一凌晨，早早起来拜年！过年的规矩，初一撒马柴，女婿不得回丈人门；初二回娘家；初三请女婿；初四请媳妇……

小孩子憧憬过年，主要是有新衣服穿，当时的大人孩子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，老大传老二，老二传老三，只有过年时，妈妈才偶尔给做一套新衣服。做好的衣服，不到大年初一，妈妈绝对不会拿出来给孩子们穿。大年三十中午，全家团聚吃团圆饭，这是过年最隆重的时刻，一年的好饭都在这天吃了，中午的大餐，要炖一条大鲈鱼或大鲢鱼，有时海带炖排骨。那天也是请神的日子，下午四五点钟，村里的各族姓男人整齐出动，各路人马敲锣打鼓，穿过山间小路，向山上的坟茔出发，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，恭迎逝去的先人回家过年。这个仪式当然少不得放鞭炮、烧香、烧纸钱，最后按大小、辈分依次磕头。仪式进行完，静悄悄地原路返回。回家后，先把拦马棍横摆在家门口，紧接着撒马草（也叫钱串），意思是要留住亲人的脚步。此时，妇女在家煮饺子，孩子们在外面放鞭炮，煮好饺子先供养逝去先人的牌位，然后大家一起过大年。

初一零点的钟声一响，外面就响起震耳的鞭炮声，这是除夕。孩子们被外面的鞭炮声吵醒了，此时母亲就会督促大家起来穿衣服。孩子们起来后的第一句话，当然是问爸爸妈妈过年好，妈妈会给每人一些压岁钱。天不亮就吃饭，吃完饭，我们弟兄三个就搭伙本家的弟兄，组队挨家挨户拜年。遇到亲戚给我们压岁钱，妈妈也会适时地把压岁钱还给对方的孩子，双方互不吃亏。

大年初二就“跑年”了，也叫送神。傍晚吃完饺子，夜幕降临之时，各族姓的一干人马，就点上提前做好的油灯，静悄悄地列队向山上出发，到达目的地后将供品摆在坟头，把饮品洒在坟地，然后依次磕头，按原路返回。

那时候最盼着过年，是因为有很多好吃的，尤其是饺子，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，只有在过年才可以吃到。白菜或韭菜肉馅的饺子，是平时难得的吃食。最令孩子们兴奋的，还有一些小游戏，在饺子里面，放一些硬币（有时用红枣代替），谓之抢“元宝”，每个“元宝”对应着金钱奖励，谁吃到了就当场兑现。

如今，一些过年的习俗正在消失，年味也越来越淡了。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走过缺衣少食的年代，如今的生活真的就像天天过年。